

給父親

北島的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首：「在二月寒冷的早晨／橡樹終有悲哀的尺寸／父親，在你照片前／八面風保持圓桌的平靜／我從童年的方向／看到的永遠是你的背影／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你放牧烏雲和羊群／雄辯的風帶來洪水／胡胡的邏輯深入人心／你召喚我成為兒子／我追隨你成為父親……」

這首詩，題目叫《給父親》。我在詩裏讀到一種深沉的追悔的愛。北島不是也如我一般，追悔未曾在父親有生之年，給他一個堅實的擁抱，並親口對他說聲——爸爸，我愛你。

父親已離開我十年了。如今想起他，心口已不似從前那樣銳痛，只是當我在路上看到前方有一個像他的背影，還是會憂傷地發呆，一路跟隨。夜深人靜，睡不着時我心想，此生有沒有什麼遺憾？是有的。我只是遺憾父親太早離開我，讓我成了一個失去「臂膀」的人。

時光，帶走了一些記憶。關於父親，如今的記憶由若干片斷交織。

五歲那年夏天，他把我放在寫字桌上納涼，一邊用蒲扇為我扇風，一邊輕輕哼唱：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

六歲到七歲，每天早晨，他領着我晨練。他在假山前面打太極拳，我像猴子似地掛在樹上練臂力；

十一歲，他出差上海給我買了一雙高幫雨鞋，我第一天穿去學校，就因貪玩踩泥巴，把自己陷入學校附近的沼澤地，雨鞋陷沒了，人也差點淹死。父親從同學那裏得知，什麼也沒怪我，只叮囑我安全比什麼都重要；

十三歲，我在學校裏借同學的自行車學會了騎車，父親給我買了一輛永久牌自行車，從此，我也成了一個有車的孩子；

十八歲，父親給我買了兩個超大的行李箱，送我去異鄉讀大學。我吃不慣學校的菜，父親託人給我帶來好多帶魚

罐頭；

二十六歲，我出嫁，冬天，穿着無袖婚紗服，心中有團火，一點不覺冷。父親不悅，非讓我坐在暖風機下面，送我出門時，老人家竟然像孩子似的哭了起來；

二十八歲，我生娃，父親每天變着花樣給我熬湯喝；

三十歲，父親生了重病，從此我的天空陰霾密布——他做了四個小時手術，切除了半個肺。

他不能再健步如飛，他變得瘦弱、衰老，走一步喘三口氣。我探親回家，他卻暗地裏寫好菜譜，非堅持燒菜給我吃。

卻不料，在一個我還躺在被窩裏的清晨，父親驟然離去了，甚至沒能等到我趕回家見他最後一眼。我淚流滿面，撲倒在地。礙於羞澀，我從沒有親口對父親說過一句「我愛你」，此生再也沒有機會。父親，又一個屬於您的節日來臨。我唯有寫下這些記憶，在心裏長久地懷念。



人生在線
顏

紙鳶放飛憶魯迅

漫步公園，淺白口罩，各色夏衣五彩斑斕，游動着把綠茵翠坪好好點綴。最博眼球的莫過於飄飛的紙鳶，有的像蜻蜓，有的似飛鳥，還有的如蜈蚣……隻隻線輪由孩子們把着，把童真歡樂送上高處。

孩童放鳶的景象觸動我的心緒，讓我想起魯迅，打開了五十多年前的記憶之窗。兒時，我家曾在廣州「大鐘樓」旁的西堂住過，不錯，正是魯迅寫的《在鐘樓上》的原國立中山大學尖塔似的建築，二樓魯迅與好友許壽裳的臥室兼辦公室，一面窗正對着中大預科的處所西堂（原址現為中山圖書館）。大孩子領着我在鐘樓外草坪上放紙鳶。紙鳶，廣州方言的確是這樣稱呼的，而不叫風箏、鷓鴣等別稱，很大程度保留着古語古意。那時的紙鳶大多自己做，依稀記得大孩子將韌性好的細篾交叉紮成梭狀的「鳶骨」，使之直的直，彎的彎，糊上紙，將線紮於主「鳶骨」上，尾端再貼一兩條細長紙條，就可以拿到戶外放飛了。雖然製作簡陋，紙鳶飛得不高，鳶尾在半空颯颯飄抖，挺神氣，看得小夥伴們嘖嘖叫好。

魯迅愛放紙鳶嗎？早年來「大鐘樓」住過的他，寫過一篇《風箏》的散文，寫的是紹興家鄉的往事，讀罷得出答案：他在少年時不喜歡紙鳶，甚至是厭惡的。他曾認為，「因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魯迅自小好學，志向遠大，他喜歡閱

讀、繪畫、種花、養隱鼠、逮蟋蟀、捕鳥等小趣味，孩童特有的玩性他有，其他孩子沒有的早熟他也有些，像個小大人分擔家庭負擔。就拿放紙鳶來說，別家的孩子都是無所顧忌地開心玩放。而他的小兄弟，應該是三弟周建人吧，因為買不起紙鳶以及長兄不許放，可憐巴巴「呆看着空中出神」，還被也是孩子年紀的魯迅嘲笑。當魯迅發現小兄弟有幾天躲着他做紙鳶，粗暴地搶過快完工的紙鳶毀了，給小兄弟的精神「打擊」不小。究其原因，脫不了家道中落受排擠，對魯迅造成的心靈傷害，性情易激。

然而魯迅留學求知，開拓視野，憂國憂民，勤於探索思考之故。學識長了，也對自己以往的一些過激進行反省。他偶爾從國外一本書上讀到「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茅塞頓開，並為自己早年毀鳶的武斷而懊悔，放下「老大」的架子，誠懇地向已經生出鬍鬚，有了抬頭紋的小兄弟「自說少年時代的糊塗」，不料當弟弟的淡然一笑，「全然忘卻，毫無怨恨」，使魯迅的心，「只得沉重着」。他通過自我懺悔，完成了精神救贖，對紙鳶的態度亦起了變化，由嫌惡轉向接受，還產生點小喜歡，心境明朗了，懂憬能時光穿越，「我和他一同放。我們嚷着，跑着，笑着。」儘管這是不可能重現的「補過」方法之一，但魯迅勇於敞開心扉，坦誠剖析其態度着實可敬。

草莓樂園

在離柏林不遠的近郊，有一個「草莓樂園」，它是柏林很多小朋友最喜愛的地方。它並不是單純一個草莓地，而是柏林著名的草莓種植世家戴爾家族建立的一個以草莓為主題的兒童遊樂園。

你總會看到小朋友成群結隊一蹦一跳地進到園區。他們首先進入的是一個室內市場，迎面而來便是一片目不暇接的各式草莓點心櫃檯。這個市場內有各式各樣以草莓為原料生產的食品，以及眾多以草莓的樣子做的各種廚具餐布。令小朋友們驚喜的是，這裏還藏着一個小型的室內遊樂場，有旋轉木馬或者電動小車。室內部分的中央，是一個大型餐廳，裏面有品種繁多的食物和甜點。餐廳旁有個拱門上寫着大大的「冰雪世界」幾個字，這便是一個冰雕展覽區，定期會有世界各地的冰雕大師前來現場創作藝術作品。

沿着這個室內市場裏最寬敞的走道便能走到室外。我見到的小朋友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飛快地跑出去，衝到室外的兒童樂園。這個兒童樂園裏不僅僅有沙坑，還有小朋友可以坐上去操作的兒童挖土機；不僅有滑梯，還有幾十米長的坐在「飛毯」上滑下來的滑道；不僅有蹦床，還有一座蹦床做的小山；不僅有鞦韆，還有空中速滑道；不僅可以餵小羊，還可以騎小馬……小型過山車，卡丁車，迷你「

激流勇進」，以及一些我都叫不上名字的遊樂項目。難怪來這裏的小朋友一直在奔跑，抓緊時間去玩每一個項目。

和我們常見的那些大型主題公園，比如迪士尼、環球影城，不一樣的是，搭建這些遊樂設施的都是最原始的材料，木頭。由於大部分的項目並不驚險，所以也沒有太多的工作人員需要管理操作機器。就連那個小型「激流勇進」都是坐上去的人自己拉拉一根繩子，便是一個開關，然後這個單人小船便被拉下一個不太長也不算高的軌道頂上，再滑下來，「飛」到面前的小池塘裏，濺起一片水花。

這個園子裏，除了小朋友們的遊樂項目，還有農作物和牲畜區域，小朋友們可以看到常見的農場動物。緊挨着的是一個小型蜜蜂博物館，裏面有各種蜜蜂的標本以及蜜蜂採蜜的展示，小朋友們可以看到蜂巢並且品嚐新鮮的蜂蜜。

這個地方其實不光小朋友喜歡，大人也喜歡。在遊樂場中央的小餐廳外，時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父母悠閒地坐在那裏聊天喝咖啡飲料。他們可以放心地讓小朋友們在園區裏自由地玩耍，不時看到跑來喝口水或者吃幾口冰淇淋又跑開的小孩們。

草莓樂園，可以玩，可以吃，可以親近大自然，把柏林人的三大「心頭好」攬入其中，真是個好地方。

弗洛伊德之死會改變歷史嗎？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北美洲一隻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大西洋掀起巨浪。英國首相約翰遜矢言不會移除前首相邱吉爾的銅像，這尊銅像日前被倫敦示威者塗上「種族主義者」字句，皆因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頸後死亡事件，觸發全美反種族歧視的示威風暴，已經蔓延到英國及法國等歐洲多國，《紐約時報》形容是「點燃全球怒火」。約翰遜雖然拒絕移除被主流社會視為二戰民族英雄邱吉爾的銅像，但承諾成立委員會檢視不平等現象。

邱吉爾以鋼鐵般的意志帶領英國人與納粹德國作戰，最終戰勝敵人，被視作英國歷來最偉大的首相，他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浴室「坦誠相見」一幕所展示的英式幽默也為人津津樂道，但他的傲慢與偏見也廣為人知，曾經擔任殖民地大臣的他毫不掩飾其對非洲人、印度人、中國人、阿拉伯人等非白種人的歧視。沒想到在邱吉爾去世幾十年後，這些不光彩舊賬被翻了出來，真是拜那個名字叫肖萬的美國白人警察所賜。幸好半路殺出一隊彪悍的英國球迷護駕，否則邱吉爾雕像可能被示威者推倒。

在蝴蝶扇翅膀的美國，因為弗洛伊德之死，舊賬被翻到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南北戰爭，代表支持蓄奴制度的南方軍將領的紀念碑和雕像，成為示威者發洩怒火的對象。從佛羅里達、北卡羅萊納，到波士頓、維吉尼亞，從南方軍總司令李將軍，到南方「美利堅邦聯」總統戴維斯的紀念碑，都被破壞、拆除或塗鴉，連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也因殘酷對待美洲原住民的舊賬，他在明尼蘇達州、弗吉尼亞州和波士頓的雕像，被拉倒或遭到斬



電影《亂世佳人》劇照資料圖片

首。以南方將領名字命名的學校、軍事基地，都掀起要求改名的聲浪。還有，以南北戰爭為背景的奧斯卡經典愛情影片《亂世佳人》，也被迫從HBO下架。

據統計美國警察每年射殺數百人，當中黑人被殺機率是白人的三倍，為何弗洛伊德之死，會觸發美國如此大規模的示威衝擊，勾起黑人對白人的新仇舊恨怒火中燒？美國司法部長和事發的明尼蘇達州州長歸咎於「外國勢力」介入，但沒有提供相關證據。其實地球人都知道，雖然南北戰爭解放了黑奴，但種族歧視是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問題，由此產生黑人社區貧困現象。兩年前布魯金斯學會漢密爾頓計劃研究指出，從種族構成方面來看，美國許多最貧困地區也是黑人口最可能生活的地區。這一次騷亂的導火線，或許因為弗洛伊德喊「I can't breathe」的視頻大震撼，或許因為特朗普上台後白人至上主義抬頭令黑人壓抑更大，終於集體大爆發。

弗洛伊德已經安葬故鄉休斯敦，而要求為他討回公道、抗議種族歧視的示威怒火仍未完全平息，事件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實屬罕見，甚至有可能

改變歷史。這次被推倒或斬首的支持蓄奴的南方軍領袖雕像，會不會從此消失，還是會被重新修復？《亂世佳人》會不會從此成為美國的禁片？被特朗普稱為「偉大的美國遺產」的多個以南方軍將領命名的軍事基地，會不會因示威者要求而改名，藉此還歷史上遭受蓄奴制踐踏傷害的黑人一個公道？

更重要的改變是選情。原本似乎穩坐釣魚船、爭取十一月大選連任大有希望的特朗普，應對今次大規模持續示威騷亂的態度和手法備受爭議，一會兒揚言要放惡犬對付膽敢衝入白宮的示威者，一會兒威脅要派軍隊鎮壓示威騷亂，搞到國防部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立即開腔表示割席，差一點與特朗普反面。民主黨候選人拜登以及國會議長佩洛西之輩趁機表演單膝下跪，爭取民意。民調下滑選情趨跌的特朗普不理新冠肺炎疫情依然非常嚴峻，置參會民眾受病毒威脅於不顧，迫不及待重啟競選工程，本周末將到俄克拉荷馬州出席競選集會。屈指一算，距離大選只有四個月，無論結果鹿死誰手，弗洛伊德之死已成為左右大局的重要元素和歷史沉重一頁。

我和世界冠軍



人與事
魯力

每天在小區散步已成為我的生活習慣。一天下午，經過一個鄰居家時，裏面傳出打乒乓球聲音，我走近一看，幾個鄰居正在打球。在鄰居邀請下一時技癢，忍不住揮拍打了起來。隨着小白球一來一往飛舞，我覺得時光在倒流，好像又回到了少年和青年時代，回到小時候的「世界冠軍」夢，以及自己與幾個世界冠軍之間發生的故事。

在我五歲的時候，正是中國乒乓球開始走向世界頂峰之時。那時，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中國那些十幾歲的乒乓健兒，朝氣蓬勃，揮拍拚殺，一路過關斬將。最後，中國隊贏得了男子團體、男女單打三個世界冠軍，大大振奮了國人。當年，莊則棟與李富榮爭奪世界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的比賽場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莊則棟也成為我心中的偶像。從此，我就喜歡上了乒乓球，更希望能成為世界冠軍，這顆白色小球也成為我的終生最愛，伴隨我走過幾十個春夏秋冬。

小時候，我們拼起幾條長木板，中間擺上幾塊磚頭當網，買上幾塊沒有膠皮的木球拍，也有滋有味地打了起來。後來，進了小學，由

於打得有板有眼，很快就被選入校乒乓球隊，開始了我的乒乓生涯。之後，每天一下課，我揮拍灑汗地打上兩三個小時。在老師和教練的指導下，我的球技也不斷進步，在小學、中學都拿了校乒乓球賽的冠軍，都是校隊的主力隊員。

我的乒乓生涯在大學時期達到了高峰。那一年，我在大拿拿了男子單打冠軍，又代表學校參加了福建省第一屆大學生運動會又拿了冠軍。然後被選拔為省大學生代表隊員，進行為期三個月集訓，準備參加全國第一屆大學生運動會。不久，我們集訓隊到省隊與女二隊進行一場賽前比賽。

我上場後面對的是一個個子不高、瘦弱的十二、十三歲的小女孩。說實話，當時根本不把她放在眼裏。一上陣我就發球搶攻，揮拍扣殺，但沒想到她居然左打右拉地都將球回了過來，不到三十分鐘，比賽結束，「二比零」我敗下陣來。我坐在場外的椅子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氣，自此「世界冠軍」的夢煙消雲散。自此，我仍喜歡打乒乓球，但只是把它當作健身愛好，從此再也不參加任何正式比賽

了。敗軍之將的我，當年還是把這個嚴重打擊了我自信心的對手名字記在心上，她叫「陳子荷」。

一九八九年我在看第四十屆世乒賽新聞時赫然發現，在世界冠軍名單上我見到了「陳子荷」三個字。頓時，我鬆了一口氣，輸給世界冠軍不算丟人。去年，我的一個朋友出任福建省體育局局長，他邀請我有空到省乒乓球隊去打球，他給我找的教練就是現任省奧體中心副主任的陳子荷。三十年後相逢，當年的小丫頭已成長為婷婷玉立的美女。在世界冠軍親自指導下，我的球技又有所長進。有空時打打球、喝喝茶、吃吃飯，談談這幾十年的乒壇見聞，我們這對多年前的「冤家」竟成為了好友。

以前我出外打球交了不少球友。我有個球友叫陳偉，後來進了省乒乓球隊。我就常跑去省隊找他玩，得空時也跟省隊的運動員們打打球。陳偉的宿舍裏住兩個人，跟他同住的人叫「郭躍華」。他旁邊的宿舍住着一個來自福安的小男孩，名叫「陳新華」。我那時經常下了課或寒暑假就往省隊跑，常跟這兩個「華」混

在一起，打球、打牌、下棋。郭躍華的球從小就很好，隊內比賽一直都是冠軍，不久就被國家隊選調。那時，陳新華還是個貪玩的男孩，一開始球技還不穩定，有次打比賽我竟然贏了他一場。小時候的這場「勝戰」，讓我直到老了還有跟別人吹牛的本錢：「我曾經贏過世界冠軍。」

在這幾個冠軍朋友中，我與郭躍華來往最多，早成摯友。我多年來球拍上用的海綿，都是從他拍子上換下來的國家隊專用海綿，他還常寄新的膠皮給我。每到香港、福州，他不時與我一聚。現在我出去打球，身上還經常穿着他贈送的「躍華」牌運動服。我記得，在一次訓練中，由於他扣殺時跳得過高，用力過猛，竟把三寸厚的地板踏斷，等教練、隊友把他的腿拔出來時，早已血肉模糊了。然而，不等隊醫包紮好，他又一瘸一拐地投入了訓練。正是憑着這股「踏斷地板」的勁頭，郭躍華邁進了國家隊的大門，拿到了世界冠軍。我認識的這幾個世界冠軍，郭躍華、陳新華、許增才、陳子荷，他們中的哪一個不是用汗水與心血鋪就了這條通往世界冠軍的道路？